他

谁

人

我

余

汝

你。

本次更新：

第七章：更新

第六章：增加主观问题，增加余林答题时台下的描写

1. 回归宿命

残阳曦橙，映得蓝天火红，层层淡云遮盖部分橙红，却又透露点点火烧。钢铁林立间，这热烈的晚霞被这冰冷的玻璃一次又一次地反射着，在天空投影出千层画面。

R城的日落总是如此。

街上的行人疾速变幻着，银光闪动；红绿交替，人流如江河般改道。在这或大或小的路口四周，蓝黑的高楼耸立着，人类在这自己造出的一幢又一幢庞然巨物前，显得多么渺小。

“追！”阴暗狭隘的胡同里，少有丝丝光线透过如缝般的头顶映入，几个衣着如混混的年轻学生飞驰着，在这黑暗迷宫中瞎窜着。

“妈的，这小智障还还我一拳，鬼知道他觉醒了天赋会怎样，今天必须灭了他！”领头的那个眼神凶狠，咬牙切齿道。

“老大，你就别担心了，他肯定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今天小弟一定把这小垃圾给灭了。再说，连老大您都没拿到天赋，他一个神经病就能？”跟在后面的一个学生说道。

“话不是这么讲的，这玩意可不看你什么，只看你运气。只要他拿到了任何一个天赋，都能灭了我们。”回应如此，他却很受用。

光影斑驳，侵蚀露骨的墙壁长出头发丝般的光线；阳光下落，无处不在的黑暗迅速吞噬着水泥混合着被光影照亮的鲜红墙砖。光团上移，离开了这阴深的胡同，一个人影紧跟着几个人影从这一线之隔的光明冲入黑暗，打破了这微妙又脆弱的平衡，于是整条胡同的渊影开始躁动，沸腾，蔓延着，让这一切沉入这无尽的深渊之中。

他拼命地跑着，身边是石灰破损的墙面，灰白中透露着砖红，随着他左拐又右转，在这深渊迷宫中到处窜着，水泥墙壁渐渐显露，不再露空，但仍积满了难以去除的灰尘。人影窜过，尘埃四溅，从东到南，从南到西，脚步声已逐渐远去，他终于从黑暗中冲进了光明。眼前已是胡同的出口，外面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人们，却并未注意到着小小的夹缝中藏着一个身影。

他撑着腿穿着粗气，汗水浸湿了他的眼眶，他用袖子抹去这不知是什么的分泌物，心中酸楚不知如何发泄，捂着脸痛哭起来。橙色的夕阳照耀在他身上，温暖着他。疲累涌上心头，他索性躺倒在地上，蜷缩着身子，抬头望向天空。稀疏的白云飘浮在这靛湛之中，是那层层黑蓝橙红里最后一抹。他伸展身躯，打了个哈气，舒适，自在地伸了个懒腰。

伴随着身体的放松，他的双眼渐渐微闭，天色的黯淡便降临了。

翌日。

破败的教室里，腐朽的讲台上，一小块紫色的晶体碎片被小心翼翼地摆放在一个木框里，随着一个一个的学生前触碰，晶片便黯淡一分。一两个同学触碰时发出了光芒，大家便惊叫起来，全部围上去，问是什么天赋。随后便被老师大声呵斥，叫下一个上来。

“余林！到你了！”

全班都转头望向那个脸色苍白的瘦小身影。

他默默上前，站到讲台前，双眼盯着那一小块紫晶，嘴微张，却说不出来。他眼神迷茫着，迟迟伸不出手来触碰紫晶。

“一个神经病能得什么天赋。”台下有人议论道。

“哈哈，你看他都怕了。”又有一个声音轻道。

“他就指望这个翻身了，不怕怎么行。”“要我觉得他也拿不到，浪费时间也没用，还翻身呢。”“别浪费时间了，他不摸就别摸了，直接跳过吧。”……

台下叽喳声翻滚。

“余林，我知道你的状况，你很紧张，但这总是要摸的，你不摸，这仪式就结束不了，大家都在等你。”老师微微蹲下，抬头看向余林的双眼，余林却躲闪着，看着晶片，不语。

“余林，这是成人礼，你不碰，就不算成人，不是别的什么事可以拒绝。碰吧，余林……”

台下依然议论纷纷，他的世界中，却只剩下了这片晶片。那时一个按钮，决定他今后一切命运的按钮，而他此刻身后却没有退路，无法犹豫，他必须去按下。

巨大的裹挟感推动着他，令他动弹不得。

按下……按下……按下……按下……

一切在他耳边缭绕着的声音仿佛都在重复这二字。

他颤抖着手，伸向晶片。

接近……接近……接近……接近……

所有人都看着那指尖和晶片，等待着一个结果。

他伸手的速度不断减慢，仿佛就要停下。

触碰……触碰……触碰……触碰……

刹那间，他手一伸，触及了那紫晶，一股奇异的能量从指尖如泥鳅一般游过全身，如触电一般，他进入了一个纯白的空间，他吓得连连后退了两步。

而紫晶则光芒一闪，随机碎裂。

全班鸦寂无声。

老师开口：“余林，是什么天赋？”

全班都看向他。

他张口，却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

“回归宿命。”

1. 查无此人

主观问题：开头描写不能透露余林急切期盼前往图书馆的心情

窗外的风怒号着，呜呜地涌入这破旧的陋室中，搜刮着一切可带走的东西。石灰、尘埃，被吹得四散，簌簌地落下来，露出了藏在灰黑表面下的真面目，红黑的泥砖砌着灰色的石砖，空洞中风声逃逸着，回旋着，吹走了余林的心思……

萧瑟的风声盖住了老师的言语，那机械、被抹除了感情的重复的声音变得遥远起来，变得模糊了起来……

余林的耳中已然没有了老师的声音。

他呆呆地望着窗外，等待着仪式的结束。天空没有云，或者说都是云，蒙住了这太阳光，透过这老旧的玻璃，有一点点泛黄。屋内是黑暗的，采光只有三扇窗，亮光强烈地照射进来，于是窗外便是白炽一片。

大风继续哀号着，余林挎着包走在这破败的老街上，房屋残破，空寂无人。几片黄叶被疯狂地卷起，飘零，四处吹散。天空万里无阳，一片白昼。已是下午，亮的有些刺眼。

他快速地走着，脚下从石块路变到了石砖路，破败的房屋很早就已远去，已是重复的枯燥的蓝黑高楼，周围也从空无一人，变到了车水马龙。他快速地走着，冲破人群，眼睛向前搜寻着，被太阳照的燥热的玻璃冰冷地反射着光影，照射在他的脸上，他却没有在意。于是终于，他找到了这一座红铜的建筑，半圆体的建筑，几个大字在太阳照耀下格外闪耀：R城图书馆。

入口是一扇开着的木质大门，里面是一条黑暗的走廊，人流进进出出。

他望着这庞大的建筑，被人群挤着走入黑暗的长廊。

大约走了十几步，适应黑暗的眼睛被光亮刺痛，于是宏伟的内里豁然开朗地展现在面前。

曲旋的书架中塞满了各色的书籍，明明有的都垂直于地面了，却没有一本掉落。一盏如太阳般的灯悬挂在顶部，发出木色的、复古的灯光，照亮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一个虚影漂浮于图书馆的正中央，是一个穿着汉服的老人。随着他手的挥舞摆动，上千本书一涌而出，在这巨大空间中飞舞，千万张纸伴随着它们回旋着，形成了一道黄色的风暴。每一本书，都从某一人的手中飞起，归回书架，或从书架，精准地落到如蚂蚁般人群中的一人手上。

一切宛如神迹。

不知不觉，一道常人大小的老人虚影漂浮在余林身边，开口说道：“你是来查找天赋的吧，天赋名是什么？”

余林回过神，没有说话。老人也没有再问，一本书从天而降，飞到余林手中，是天赋序列表。

“这里面包括除了保密资料以外的所有天赋和其介绍，找找你的吧。”

余林翻开列表，一页一页地查找起来。序列表一共12页，100多个天赋，前四个被隐去了。

合上序列表，余林还是没有作声。老人有点不解。

“是没有吗？”余林点了点头。

“你使用能力试试？”余林疑惑地看着老人。

“能力是觉醒天赋以后领悟或创造的，一般来说，天赋觉醒会附带着一两个能力，如有人的【目视】，会自带能力如【数目视觉】，能一下看出一定数量以下有多少个同一物品。”余林还是沉默着，低着头。

“没有能力吗？那你看着我的眼睛，再好好想一想，感觉一下有没有什么奇异的感受”余林看向老人的眼睛，老人一凝神，瞬间皱起了眉，随即又舒展开了。

“没事，可能是天赋还没完全长成，过几天就好了。到那时你再来吧。”老人笑着对他说，余林却没有动作。

“别担心，这也并非没有先例，老夫见多识广，相信老夫一次，过个几天再来保准好了。”老人还是微笑着对他说道，拍拍他的肩膀。

余林低下头，默不作声地离开了。

老人看着他走入黑暗走廊，又皱起了眉。

“回归宿命……”他不知在看什么，呢喃着……

余林走在这挤满人的街区之中，海量的实体碰撞着，挤动着，摩擦着，推动着人流前进或后退。在这茫茫人海中，他不过是个水分子，决定不了什么，只能任凭这汹涌的江流推着他到处走，迷失方向，不知所措。

他如同一个木头人一般，被人挤着，被迫作出动作。他表情木讷着，机械地躲避着冲撞。脖子、手臂和腿，仿佛只是几根粗壮点的麻绳罢了，连系着身体各部分，作用仅于防止散架。

在这黑灰正装潮流之中，所有人面无表情，明明碰撞起来有感觉，衣冠以内却空荡荡；穿着白衬衫，背着书包的他看似异类，不过滴入这无穷海洋的一滴墨水罢了；于是如同这墨水被稀释为无色般，他也只剩下了躯体，迷失在这没有东南西北的太阳以下，四处皆为一模一样的高楼大厦，不再存在目的地。

他不过一个普通人罢了。

甚至比这还要差。

终于，他被挤出了人群，站在这一所通体白色的建筑面前。一座普通的精神病院罢了，但在这钢铁森林间，却显得尤为突兀。

“你回来啦？昨天你去哪了……”门口的保安看到了他，打了个招呼，他却冷漠地走了过去，走过了保安，才转过身，勉强地用笑容回应了一下，继续冷漠地走入病院。

“真可怜啊……”保安看着他，叹了口气。

“你昨天去哪了，怎么没回来，药都没吃。”在病房前，主治医师拦住了他，递过一瓶药。

“先把药吃了。”余林看都没看，挥手就要打掉医师手中的药物，医师连忙收回了手，被余林一把推开，走入病房，一把把门摔上，反锁。

“诶……”主治医师看着房门，摇了摇头。

房内加上他一共有三位病人，床上的病人看了看他，没有说话。他脱下书包，随手一扔，砸到了坐在椅子上的病人。病人恶狠狠地看着他，他也看着病人，用那冷漠、无情的眼神，令人心生寒意。病人对视一眼，喘着粗气，仿佛下一秒就要扑过来，却只是怪叫了几下，手舞足蹈挥舞着双手，把书包重重一扔，咬牙切齿地发出几个字音：“我才不和你这种小孩子争！”随即转过身，这才意识到自己怎么怕了一个小孩，气得闭上眼，更不想看见他了。

余林嘴角勾起，像是要冷笑几声的样子，却又恢复了平静。

床上的病人又看了一眼。

余林衣服鞋子都不脱，直接躺在了床上，看着天花板，不发声。

门外的医师又开始敲门：“余林，出来吃药！”床上的病人站了起来，狠狠踹了几脚门，令门外的医师吓得连连后退。

躺在床上的余林，却还是面无表情，不知所想。

1. 幽红落日

客观问题：过多

主观问题：对战斗的描写不够激烈；对沾血余林描写不够细致

警告：本章含有对血腥暴力场面的描写，如有对此感到反感不适者，建议简单了解剧情后跳过本章

余林走在这校园小道上，阳光明媚，小道上空却树阴蒙蔽、地上参差不齐的树影交错相映,铺成充斥后着黑色阴影的道路。

“喂，听说你觉醒了天赋，却没有什么动作。本以为你觉醒了会硬气点，结果还是一怂炮，哈哈哈!”迎面走来的两个学生，是追逐他的大学生混混的两个跟班。

“哈哈，怂是他的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看就让他拿把枪顶在我们脑门上他也不敢开枪，哈哈哈!”两人一唱一和嘲笑着余林。余林没有抬起头、焦急地瞥了两个跟班一眼，加快脚步想要绕过去。

“喂，别走啊，小垃圾。今天哥几个陪你测试一下你的天赋，哈哈哈!”一个学生挪了挪身子，拦住了余林，另一个学生直接从背后挥拳就打余林。

“啊！"余林闷哼一声，挨了一拳，转过头畏惧地看着打人的学生。

“哈哈!你看他又怕了!估计觉醒了没有战斗能力的天赋，硬不起来，哈哈哈!真是天不眷弱者，怂逼本性啊!哈哈!”两人见此，更加兴奋了，开怀大笑起来。

"妈的，今天就要打消老大的忧虑，让他知道垃圾觉醒了天赋也是垃圾!”两人作势又要打他，余林低下头、一咬牙，直接冲了出去。

“追!”两人也当即立断，跟了出去。

此时已是放学以后，学生都去食堂或回家吃饭了，为晚自习的做准备，校内没有什么人。两个人影追逐着一个人影，奔跑在这空旷的校园里，穿出林荫小道，跑进操场。偌大的场地，此时却空无一人，即将下落的艳阳此时已然有点泛黄，人影映在碧绿的草地上，半边天空显得有些凄黄。

校园地处较为偏避，校门外是空荡荡的老街，了无人影。几人冲出校园，余林在老街上七拐八拐，甩不掉紧跟的二人。他东张西望着，寻找着可以躲藏的地方，后面的人已经快要跟上。他低下头，泪水滴到地上，剧烈颤抖的手紧紧握成一个拳头，一咬牙一闭眼，冲进了阴深的胡同。

“呦!倒是识相，知道里面出事谁都不负责任。哈哈！跟上去!”两人面露喜色，也冲了进去。

头顶的阳光明明也是黄昏，却异常的光亮，明明鲜红无比，照射出的光芒却异常地昏黄，映得连白云都变得沉红。

两人从光明冲入黑暗，却发现前方站着一个人影，正是余林，

“跑啊!你不是很能跑吗?怎么不跑了?”两人微微端气，盯着人影。

人影转过身来，余林神情冷漠，眼中无悲无喜，手里拿着一把不起眼的匕首，就这样看着他们。

一人心中感到不妙，但没有在意，讥讽地开口：“嘿哟!拿了把小刀来吓我们，哈哈!太天真了!我们会怕这些?哈哈哈!真天真!”

余林神情没有变化，上前了一步

“嘿约!胆大了嘛!都敢吓唬我们了!“两人上前了一步，和他对峙。

余林没有作声，直接冲了上去。两人有点吃惊，但一咬牙也打了上去，不能示弱。

三人扭打起来，余林身体更瘦小，但更灵活，敏捷地闪避着两人徒有威势的攻击，迅速发现的弱点，迅疾地刺出匕首，却一咬牙，没有刺到，吓得那人连连后退。

另一人趁机扑上去，余林一躲，那人直接摔到了地上，余林迅速回身握着匕首刺向他的后心，却又一咬牙，又停住了，那人赶紧爬起来，退到另一人身边。两人怪异地看着他，心脏直跳，却又释然大笑。

“哈哈!你看这小疯子还是怕!明明可以下手，却不敢杀人。哈哈哈!”

余林皱了皱眉，神色有点愠怒，一蹬脚又冲了上去。两人虽然有点后怕，还是应了上去。银光闪动，扰乱着这阴沉的黑暗，银黑混着砖红，如同扭打在一起的三人;墙皮脱落、灰尘四溅，为这激烈的争斗蒙上一层尘灰；光影渐渐消散，黑影渐渐凝实，仿佛这胡同正沉入一条不见底的深渊，光明已无法穿透这被漆黑蒙蔽的屋檐间的缝隙照亮这里；于是一切便随那黑暗扭曲着一切，吞噬着一切，归为混沌。

两人此时已心惊胆战，余林的攻击虽然不能时时刻刻抓住他们的弱点，但却总能避开他们的攻击，而且招招下死手。要不是他犹豫了，他们两已经都死了。余林此刻神情已然不耐烦，攻势愈发凌厉。两人趁一空隙，连连退了好几步。

“今天哥们累了，先回去了，明天再陪你玩!”他们两颤抖的手却出卖了他们的心情。

余林见此却嘴角一勾，恍然间，你佛闪过了一道纯白的空间。

“我……我们先走……走走，走了!“两人转身，正要拔腿就跑，一人却不小心因灰尘滑倒了。

而余林仿佛预知了这一切，一把匕首突然出现，稳、准、狠地刺入了那人的后心。

“啊!——“撕心裂肺的尖叫声响彻云霄，鲜血飞溅在了余林的脸、衣服上也溅到了另一人的裤脚上。

匕首缓慢地旋转着，那人抽搐着身体，尖叫声从变大到渐渐平息，身体也松弛了下来，红色的鲜血流了满地，浸湿了余林的衣裳。余林松开匕首，爬了起来，看着另一人。

他神色冷静，不，冷漠，不，无情地过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鲜血点点沾染在余林的脸上，左边的脸已满是深红，向右边发散着，眉心有一大滴血色。白色的校服衬衫上一大片嫣红，变得皱皱巴巴。此刻，他面无表情，甚至嘴角微微勾起，浑身上下散发着对生命的漠视。

他没有动，另一人却已吓得半死，黄色的液体随着鲜红淋湿了他的裤管，他嘴巴无意识地张动着，不住地后退着，却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大叫着连滚带爬地离开了这里。

余林站在那，没有作声，没有动作，看着他离开，神色没有变化，还是那般冷漠，像一个用红色石雕刻出的石像一般。

过了几分钟，他嘴角的勾起，舔了舔唇边已干的血，平静地拿起不远处的书包。

远处的落日如刚从鲜血中拿出来一般幽红。

日月颠倒，星辰流转，余林总是怔怔地，看着不知何处，发着呆，嘴微张着，头轻轻地晃动着；于是恍然间，一天又将过去。

走在昨日的小道上，所发生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那条深黑的胡同有着无法想象的背景，明明只是一条胡同，里面却有着几乎无穷无尽的空间，在这里，秩序崩坏，是光明垂弃之地，整日弥漫着不可散尽的黑暗;是无法之地，一切事物在这里都被允许，不被束缚，走入其中，你就要做好不再可能走出的准备。

没人知道它因何存在，为何到现在仍未被官方攻破。

它是R城独有的瘤肿。//

“喂!你，你昨天怎么回事!”余林一怔，抬头发现是昨天的学生，重新低下头没有说话。

“回活啊！“学生语气有点疯癫，像是在昨天被刺激到了，他上前抓住余林的双肩，用力地狂摇着。余林被迫停下脚步，但仍没有开口。

“犯病了是吧!啊!你个怂包!也只有发病了才有点胆量!哈哈!“学生突然一把巴掌打向余林，下手没有控制力度，余林直接被打得向左摔了出去，脸上出现一个红色的掌印，嘴唇也被牙齿磕出了血。

“哈哈!你个软蛋!你个垃圾!你个智障!哈哈哈!你个神经病!哈哈哈哈哈!”学生直接上去拳打脚踢，下手没有落点，只是疯狂地出拳。余林滚着身子，笨拙地躲避着攻击，却次次都被打着。打到后面，学生一脚把他踢开，癫狂地大笑起来，仿佛征服了恐惧。

余林吃力地爬起来，学生却一下子失声大叫，退出很远，叫喊着:“你别过来！……你不许过来!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

他一边叫着一边后退，最后直接扭头就跑，只留余林在原地。

余林坐着，感觉左腿像是被打肿了一块，右手一动就疼，胳膊一碰就痛、腰间也紫青一大块，疼痛仿佛要让他身体散架了。

他抱紧节包，把头埋进去，双手紧紧地环抱着，随后又抽出头。他感到心脏十分地痛，仿佛被人揪住了，仿佛被人握住了，仿佛缺了一块，仿佛就要凹陷去了一样，仿佛就要当场扭曲起来了一样，泪水车眶而出，额头上的冷汗直流而下，混合着泪水吸进鼻腔，吞进口中，是咸的。他忽然呛住了，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呛咳着，一声又一声地咳着，泪水、汗水、口水被他咳出来又吸进鼻子、嘴里，又被甩到地上，身体前后大幅度地摆动着，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大手，紧紧抓住他那脆弱的肺，不让他呼吸，只能咳着，一直咳着，窒密感涌上大脑，他的脸被憋得通红。

终于，他不咳了，躺倒在地上。

天空的太阳明明已在西边，却仍在正中央，所有的云彩都围绕着太阳回旋。天空被太阳染为橙色，于是白云也透出橙红。太阳发出强烈的光芒照亮一切、又发出温和的光明照耀着他，刺痛着他的双眼。

这不过是他高中三年中的沧海一粟了。

他行尸走肉般地爬起来，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看向自己的双手，却仿佛一直不太真实，眼中闪烁着沾满鲜血，尘埃朦胧的那一双。

他再次感到喘不过气来。

他摇晃着缓缓爬上教学楼。

晚饭时间已经结束，校国内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他不知为何站在了天台边缘，看着地面上如蚂蚁一般的学生们，他们有说有笑，走向各个楼里;他们自然不会注意到他：谁没事往天上看呢?

他怔怔地，轻轻踏出一步，从楼顶坠下。

他飞速地下落着，正如这眼前越来越近的落日，它幽红着，而除了它任何的一切景物都扭曲着。

他感到生命飞速消逝着，是无声的，眼前的落日渐渐模糊，那种仿佛心脏凹陷的痛又涌上大脑，但又逐渐消失着，意识也跟着消散了，仿佛进入了个纯白的空间。

一切终会结束……

一切终会结……

一切终会……

一切终……

一切……

一切……

一切……

一切……

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

结束。

“咚！”

1. “起死回生”

跟班学生跑了一阵，去食堂吃了个饭，突然想起自己是管理体育器材的人，刚刚跑过操场时发现有两块垫子没有放回去，就跑回操场去拿垫子。

此时晚饭时间已经接近尾声，小道上已人来人往，他抱着垫子，走到教学楼前有些累，就放下了垫子，转过身，休息一下。

校园内人们来回走过，有说有笑，路过的也只是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他。

远处的夕阳悄然落下。

他突然感觉头遭重击，向后倒在垫子上，晕了过去。

他也不会再醒过来了。

余林摔在了他的身上，头朝上着陆在了垫子上。

耳畔是“嗡嗡”的轰鸣声。

已然远在西边的太阳此时却出现在正中央，发出深红的光芒，如同烧了起来。

东边也出现了一个太阳，伴随着西边的太阳如同地球的两极，灼烧着天空。

中央的太阳周边渐渐显出一圈的太阳，围绕着它，照射出的光让一切被猩红充斥着。

天空中有着九个太阳，十个太阳，十一个，十二个……

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

一眨眼，眼前的太阳已然不见，变为了一盏挂在天花板的刺眼的灯。

余林喘着粗气，挣扎地爬起来，却牵动了伤势，疼得龇牙咧嘴。

“你醒了？这么快？哦，不过也是意料之中。”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站在病床边，惊讶地说道。

余林没有说话，环顾着四周。

白色的墙壁，银色的天花板，蓝色的地板，一如他的精神病房。

只是这个房间内只有两张床，而此时另一张正空着。

“你坠楼以后腿朝下砸到了另一位同学的脑袋，令他当场死亡，你的脚腿骨也粉碎性骨折，是伤得最重的，已经做过手术，进入疗养进程了。其他的话有了一点的缓冲，再加上你下面有那位同学和两块垫子垫着，教学楼也不高，除了背上有几块无关紧要的骨头碎裂、脑震荡等以外，没什么伤的，而这些伤势也在你睡了两天加上治疗之后好多了。关于费用，不用担心，你的手术和住院费用被社会福利基金包全了，你只用在这张缴费单上签个名，几天后你就能转回你的精神病院了。关于学校方面，我们一致建议你在康复之前都病假，先别上学了。”

医生淡淡地说着，递出一张纸、一支笔。

余林低下头，看着缴费单，没有说话。

“你不签也行，会有人处理的，你就好好休息吧。”

医生拿回纸笔，离开了。

余林呆呆地看向门口，不知所措。

他低下头看向双手，眼前画面又开始闪烁。

他突然想去洗把脸，于是挣扎着掀开被子，拉过轮椅，挪动着身子想要坐上去。随着他身体的摇晃，摇动了他的病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又撞开了轮椅；而他想要坐上去，必须拉回轮椅，于是两者便不断地相撞着，“铛！铛！”地响着。“哐当！”他重重地坐上轮椅，牵动伤口的他痛得咬牙切齿，坐立不安；而轮椅则被他坐得向后退去，撞上了后方的柜子，上面的花瓶摇摇欲坠。

他吃力地摇动着轮椅，向卫生间驶去，却又不小心磕到了另一个病床，疼痛感令他再次青筋暴起，欲仙欲死。

他推开卫生间的门，转过轮椅对准洗手盆，拧开水龙头，哗哗的流水便奔涌而出。

他简单点冲洗了一下双手，把脸低下，不断地用双手把水花带到脸上，冲洗干净脸部。

关闭水流，他抬起头，怔证地望着镜子里。

那是一张略有少年气质的脸，此时却被杂然的毛发遮盖了他清秀的脸庞。他的头发根根曲弯着，四处卷起，下方占有水的刘海却粘在了一起，自然下垂，变得如杂草一般，不断滴下水珠。他杂乱的眉毛上挂着点点水珠使得苍白的脸颊也沾染了几颗他的眼神茫然地看着前方，瞳孔放空，鼻尖也有一滴水，嘴巴不住的微张着，让这张脸显得十分的无助。

他沉默着，推动轮椅，离开了卫生间

几天以后，他办理完出院手续，推着轮椅离开了医院，混入人群。

经过由【医术】天赋的拥有者推行的疗程并使用其研制的药物，他的上半身已经痊愈，而他的双腿也趋近于恢复，再过两天就可以行走了。

他驾驭着轮椅，人群自然得避开他，为他让出一小片空间。

而他们甚至不需要看他一眼。

他来到R城图书馆，随着人流再次来到这个神迹般的空间。他找了个空着地方，停下了轮椅，老人的虚影也随之浮现。

“怎么坐轮椅了，孩子？”老人有些惊讶，而余林没有回答。

“没事，这几天你感到有奇异的能量在你的身体中出现吗？”余林摇了摇头。

“看着我的眼睛，在好好感受一下身体。”余林看向老人虚影，深呼吸一次，没有感到任何变化。

“我知道了，孩子，这可能是新的天赋，我会汇报给官方的。我们把名称暂定为‘回归宿命’，怎样？因此，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如果你有任何新发现，一定要汇报给官方，告诉我也可以哦。”老人笑着看着他，他一言不发。

“没事的孩子，我们每年都会发现新的天赋，这已经是常例了，你可能只是其中之一，不用担心。你应该为自己的幸运感到高兴。”余林还是不为所动，没有声音。

“如果你还要借什么书或者问什么问题的话，尽管开口，老夫就先不打扰了。”老人虚影逐渐消散，只剩这个空间中那个巨大的虚影和飞舞在空中的书本、纸、人影。

余林沉默着，低头看着双手，平静地推着轮椅离开了图书馆。

1. 回归平静

3月底的天气依然寒冷，春天已然过去一个月，但在这钢铁森林间却不见一丝生机，仿佛被这高耸铁树吸食干了养分，被这入云钢木镇压进了地底，于是这繁华间只剩下这冬与夏，冰冷的玻璃与燥热的汗水，絮然厚重的水雪与怒摧一切的风雨。

任凭阳光白炽，照耀在余林的桌面、书本、手、臂膀、脸上，余林转着笔，一会看眼堆积成山的卷子书籍，一会儿看眼隔壁在奋笔疾书的同桌，耳中没有老师的讲题声。

他随意地翻动着书页，“哗哗”声四溅。窗外一阵风吹过，一些零散的卷页掉落，余林没有去捡，却被寒风吹得打了一个喷嚏。

已然下课几分钟，老师却还没有讲完这一题

余林摇了摇头，正准备抽出一张别的卷子想要做，但又停了下来，着着卷子不知所措。

“同学们!距离高考只有三个月不到了啊!不努力的，已经来不及了，走着瞧吧!下课!”

老师重重摔下粉笔，拉开门，走了出去。

几个学生站了起来，跟了出去。

门外是一片喧闹，门内却是寂静，

熙熙攘攘的声音响起，惊醒了发呆的余林，他摇摇头，望向来者。

是李子石，余林的为数不多的好友。

“余林，今天的题目你做错几道?”李子石苦笑地对余林说道，顺便坐到余林旁边的一个空位上。

余林没有回答。

“唉,余林啊，你说你本身就那么优秀，现在又觉醒了天赋，什么时候把我这个累赘甩了啊?“

余林摇了摇头，他坐起来，靠到椅背上，继续沉默着。

“话说，你会去哪个大学……”

“他会R城大学，那是R城唯一被准许开设觉醒者课程的大学，然后飞黄腾达。”没等李子石说完，就被前桌就打断，阴阳怪气地说道。

“不对，然后被赶出来！哪个大学会收一个神经病呢?”又有人接话道。

周国人哄笑几下。

“余林，我们换个地方讲话。”李子石有些着急，拉着余林就要去外面。

“你看，他们两又要私奔了。别说，还挺般配的，一个小弱智，一个神经病，CP磕到了。”一个人悄俏对另一个人说，引发那人的一阵大笑。

“啧”李子石没有理他，拉着余林离开了教室。

来到走廊，余林还是低着头，像是在数地砖。

李子石关上教室门，拉着余林走到一个偏僻的角落。

“余林，你……没事吧?”余林摇了摇头。

“唉，余林啊，你真可惜，要不是你的病，你一定能考上汉京大学。不过你现在也觉醒了天赋，未来是一片光明啊，不像我，再努力也只能进……”

未来，吗？余林恍惚地看着双手。

耳畔的声音缥缈着。

“……今天的几道题，我一道都没做完……“

“……高考希望好缥缈，我也好希望能觉醒一个天赋啊……”

“……下节又是必修课，我真的要睡着了……”

……

眼前的画面闪着。

尘蒙的双手……

沾满鲜血的双手……

被泪痕浸湿的双手……

叮铃铃!

上课的电铃响起，李子石立即停下说话。

“上课了，先回去吧，等一会儿再说。”

说着，便跑回了教室。

余林摇摇头，也跟上了

傍晚时刻，余林回到病房，褪去书包，重重地坐到椅子上，拿出笔盒和书本，摆放在桌上。

他转着笔，看着作业，不知在想什么，没有心思做作业

房内另外两位病人在看电视，连续剧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

他转头想看看窗外的夕阳，可惜夕阳已经下山，只留几片黯淡的云彩。

“吱呀”，门被打开了，余林转过头望去，是照顾他的护工。她将餐车推了进来，给了另外两人一人一盒饭，然后拿着最后一盒饭和一瓶药片来到余林身边。

“余林，先吃药。他们下午都吃了。”余林接过药片，熟练地吞服下去，然后拿过饭盒，从中拿出筷子，开始吃饭。一旁的护工把药瓶放好，来到余林身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一也看着余林吃饭，一边自顾自地开始说话：

“余林，这个月我们还没说过话吧。唉，一眨眼，你已经18岁了，我也快退体了。当初把你从病院门口捡来，你还是个两岁的小婴儿，我也是出于好心将你收养。那时你有多依恋我啊，自打上小学来，每当放学，就围着我叫妈妈，还拉着我去见同学。我工作忙啊，只能推脱，现在想来那时你定受了不少委屈。”

余林眨了眨眼，沉默着，没有说话。护工继续说道：

“长大一点了，你才认识到我不是你的妈妈。一下子，那叫一个冷淡啊!不想理我，不想见我，还不吃饭，赖床，不想去上学，估计在那受得委屈更多的，你的病啊，估计也是因为这样才发起来的。那叫一个无情啊!不理人，不说话，不做动作，什么人都不认。我急啊，但我只是个护工，没办法，只能去找医生给你看……唉，不提了，你现在也好多了。”

还是没有声音，只有连续剧中人物的话语。护工没有停顿多久，又继续说道:

“一下子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我在这会工作二十几年，也没想到你个小家伙成绩还不错，竟然考上了R城中学，一下子可把我高兴坏了。但你最近又闹跳楼，还真跳了，当时我听到消息，那叫一个紧张啊！幸好你没事，只是伤着别人了，我倒还有点小庆幸，真的是……”

护工摇了摇头，忽然发现余林正看着她。她一愣，这才发现饭盒已经空了。

“唉，真的是，怎么吃这么快……我先走了，有时间再来找你。”护工整理好了餐车，推着离开了房间。

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回荡着，又插入门锁的的响声，但当声响平息下来，一切是那么的空旷，只留如同噪声一般不断躁响着的连续剧。

余林望着门口，沉思着。

1. 梦中房间

主观问题：课堂场景真实性

余林睁开眼，发现自己正浸泡在液体之中，一种不知名的液体，它不是水，却水一般流动着；它不是化学药剂，却如化学药剂一般颜色鲜丽；它像是非牛顿液体一样，包裹着他，充斥着他，浸入着他，融合着他，令他动弹不得。

他想要呼吸，但却感受不到自己的呼吸，无法控制呼吸，仿佛鼻子嘴巴不存在一般，他窒息着，但又没有窒息的感觉

他的耳畔没有声音，但又充斥着无尽的声响，它模糊着，仿佛隔了一堵墙，一堵无形的墙，一堵无处不在的墙；它混乱着，不断地改变着方位，但又没有改变，因为到处都是声响；他像是头被没入水中，不断地旋转着，不断地搅拌着。

他尝试去感觉，但又没有感觉，是一种无尽的空洞，

他的大脑混沌着，各种信息、各种感受、各种想法涌上大脑，挤在一块，融成一团，混合着，搅拌着，令他无时不刻都在思考，又无时不刻无法思考。

他明明已经睁开过眼了，但又闭上了；眼前明明是黑暗，却充斥着无尽的光线，刺痛着他；他想要再次睁开眼，但却始终无法睁开，仿佛眼睛本身就不存在，他已然忘记怎么睁眼，什么是睁眼，什么是呼吸，什么是感觉，什么是思考……

他突然感受到了一个房间，一个不大的房间，一个实验室；他仿佛看到了这间实验室，但那种感受超越了视觉，仿佛在即刻间就跳过了感官，在那无限小的一瞬间就抵达了大脑，获取了一切信息；那是一种超次元的感受，他明明在这实验室中央的一个罐皿之中，却可以感到实验室的任意地方；他明明可以感到任何一处空间，一切感觉却只能从这个罐皿内出发。

在这个实验室里，无数的线缆从他这个罐皿出发，如头发丝般铺满了地板，充斥着整间实验室；它们连接到一个个电脑上，这些电脑屏幕上闪烁着各种画面，有两个跟班尝试掩饰恐惧失败想要逃跑的画画，有一个跟班学生被杀，另一个学生吓得屁滚尿流，导致疯颠的画面，有他被打得浑身是伤，崩溃大哭的画面……

这些电脑又通过线缆连接到实验室中央的另一个罐皿之中。

余林尝试去感觉那个罐皿，却发现其中是一片空白，那是一种纯白，白得耀眼，白得直刺你的心灵，不沾一滴任何颜色的纯白，连带着余林的感受，余林的思维都变得纯白了起来，化为乌有。

余林赶紧收回感受，又想知晓自己这个罐皿。他尝试去感受，去感受那个罐皿里的东西，那个人影，那个若有若无的人影……

正当余林就要感受到了，一切却又消失了，回归一片空寂的虚无，没有任何东西，连余林的思维都要消失，吓得余林立刻睁开眼，坐了起来，浑身已被冷汗浸湿。

周围是熟悉的病房，几缕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内，其他二人仍在熟睡，而他则要去上学。他喘着气，不知如何行动。

“……大家把 ‘向量的数量积’那一张卷子拿出来……”

随着老师话音刚落“哗哗”的翻书声立刻充斥了教室。

余林呆呆地跟着，把头埋入大堆的卷子之中，找出那几张。

“……只做12、15、16、18和最后三道题，速度，快，快……”

“哗哗”的声响平息，“沙沙”的笔尖摩擦声随即填补了空缺；于是教室内再无几个仍然抬着的头脑，只剩了四处墙壁上不断变幻着的二十几片光影。

白光炽热，但又蓦地令人感到冰冷；论从窗户中照射出来，照耀在靠窗的一二排身上，照到余林的身上，闪烁着余林的双眼，令他不禁眯起；它吸干了教室内的光亮，使得另一半边陷入影暗之中，又有几片光斑闪烁；白与黑的分界线并不明了，斑驳地溢散着，分布在教室各地，打乱余林的思绪。

他愣着，明明教室里坐满了人，各种声音填满了听觉，他却觉得教室里只剩他一个人，空荡荡的。

“……干啥呢，快做啊，等会请你讲题……”

路过的老师拍拍他，轻声对他说道，把他从分神中拉了回来，又继续向前走去。

余林不自主地低下头，阅读着文字，却没有在思考题目。

大半节课很快过去，余林却没做几道。

“好了，不做了，停笔。先讲12题……”

老师回到讲台，突然开始讲题，许多同学都被吓了一跳。动作快的已经换了笔，开始记笔记，稍慢的也只能放下笔，回过神来听讲，找机会记笔记。

余林呆呆地看着黑板，投影的图形上画笔渐渐增多，空白之处也被过程填满；于是整个屏幕显得杂乱无章，却又在一瞬间清空一切，变幻题目，使得余林的大脑也变得一片空白。

“余林，你来讲这题。”

老师又换了一题，鼓励地看向余林。

余林一愣，随即站起；他张开嘴，却发觉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这道题他根本没做。

老师继续鼓励地看着他，李子石也在前排转过头来看他

他看着题，沉默着，他有点急躁，尝试去思考，却突然感觉头脑阵阵清凉，心情突然平静下来，他的思路一下变得开阔起来，许多难点一下就打通了。

他灵光一闪，平静地忽然向前走去。

“不用走上来，余林，你在下面说出关键步骤就行。”老师急忙说道。

余林不管不顾，继续走上讲台，令台下的学生们议论纷纷。他的同桌看了眼他空白的题目，有点惊讶，但没有作声，抬起头来看着余林走到屏幕前，想看看余林如何在即刻间解开难题。

余林开始作图，出人意料地，他画了一副看似和题目毫无关系的图，然后在题图上添了几根貌似毫无作用的线，令老师皱起了眉；余林在屏幕上写了几句，熟练地切换笔，在黑板上继续写下最后几个步骤；台下叽喳声一如成人礼那一天，如同鼓点一般，却比音乐嘈杂，刺耳，他扰着人，让老师的眉头越皱越紧，费尽心思地想要爬进余林的脑海；余林却沉浸在答题之中，他迅速地写上结论，平静地放下笔，走下讲台，坐回座位。

几个没耐心的同学注意到他下了台，也无心继续读下去了，心里冷哼几声，开始默默嘲笑着余林。

老师最先读完，他感到一种莫大的震惊，许久没有说出话来；缓过神来，又立即翻开参考答案，和余林的作答一点重合度都没有，余林的思路却完全正确，找不出一点瑕疵，甚至比答案都要简洁几分。

几个较快的同学也读完了，被震撼得无法作声，很久才崩出一句：“原来，还，可以，这么解??? ”

那几个的没耐心的同学，此刻也回过神，再度重读余林的思路，想要找出错误，反而确认了他的正确。

“余林……余林，同学，他，做，做得很好，他给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几何解法，来解这道题，是，是我们没想到的……这道题应该没问题了吧？我们继续下一题……”

半晌，老师才缓过劲来，带着激动的语气颤抖着讲道。

同桌转过头来，悄悄地对余林问道：“余林，你真的现做的?”

余林没有作声，安静地平视着前方。

同桌像看着一个怪物一样看着他。

1. 护送行动

很快，大半天便过去，余林表现得极为僵硬。他突然感到对自己身体的一种陌生，需要适应手、脚和身体各部位的运动；他像个机器人一样走动在校园各处，以至于让李子石担心地叫了好几次“你没事吧?”

临近放学，余林终于感觉缓过来一点了。

晚饭前最后一节自习，教室的窗外已然不见太阳的影子，只留几片泛红的云白。余林望着窗外的校园，手中的笔转得一停一顿，夹着笔的双指机械地前后摆动着，笔尖和笔末不时地撞到其他手指；有时一不小心，笔又掉了下去，摔落在作业上，只剩笔尖一点点仍夹在指缝间。

他重新低正头，与笨拙的转笔动作相反，他的脑中却思如泉涌。望着本子或卷子上的图形，他一眼就能发现其中的端倪，突破其中的难点，解决其中的问题；有时他甚至可以不看题目就能知晓答案，还能给出一种也许比答案更简结的方法。

他从未觉得学习如此轻松。

他之前虽然也学习成绩卓越，谈不上“数一数二”，也至少“名列前茅”。但他做起题来从未如此游刃有余，对题目的理解也前所未有的深入。

他又想起课后，班级里独霸榜一的“学神”来找他，问他怎么想到这样一个简洁的方法，是不是以前做过这题，他却无以应答。

他忽然又感到一种负罪感，眼前的画面又开始闪烁，手中的笔也不禁停了下来。

“叮铃铃!”

铃声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

已到放学的时刻，沉浸于思考之中的他却忘了提早收拾。他慌忙地将笔和各种文具连带他一天都未用过的计算器塞入笔袋之中，将作业扔进书包，拿上各种零碎的东西，顾不上满桌的卷子和书本，匆匆忙忙地冲出了教室，仍赶不上吃饭的大部队。教学楼内此时接近一片空寂。

他缓缓走出教学楼，却发现李子石仍在等他。

“走吧，等你呢，今天你的职业保镖，李子石，护送你回家!”李子石转过身，又回过头，冲余林一笑。余林不禁一愣，闭上嘴，低下头，跟上了李子石。

两人行走在老街上，李子石不断地向余林讲话，聊得天南海北，余林只是安静地跟着。

“诶，今天你上台做的那道题真的太师了!潇洒地起生，拿起笔，画图，潇洒地换笔写步骤，最后潇酒地走下台，一气呵成，震惊全场。”李子石背着书包走着，像模像样地模仿着余林上课的做法，夸张地出着风头，然后倒过来走，面向余林，突然张开双臂，引来几个路人奇怪的目光。余林看着他，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太离谱了，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那么简单的做法?简直震碎了我的三观!你画的那个图形，我总觉得在哪一册见过，但总是想不起来。唉，你到底怎么想出来的?”李子石继续倒着走路，围着余林转圈，余林却没有反应，沉默着向前走去。

“唉，你最近怎么变得沉默寡言了起来，怎么都不说话啊?真的是，我要是你……”李子石说如此，却仍绕着余林，夸张地表演着所说的的内容，余林只是安静地看着。

两人结伴行走着，远处的天空已不见太阳，只留一圈通红的光晕。

“吱呀。”

病房的门被打开，两个正端着饭盒猛吃的病人停下了筷子，看向门口，是背着书包的余林。

他走入房间，却发现护工已经把饭盒放在了他的桌子上，坐在他的位子旁边，等着他了。

“愣着干嘛?快来吃啊，趁饭菜还热着。”护工向他招招手，对他笑笑。

他脱下书包，拎着走到桌子旁，轻轻放下，坐到椅子上，在护工杂揉着温柔和期待的目光中打开饭盒，拿起筷子，一口一口地吃了起来。

他沉默着，埋头吃着饭，护工看着他，还是担忧着开口：“孩子，有什么心事，可以和娘说啊，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听人说，一个名人的家书里也有说：‘孩子不往家书里发泄，不向父母发泄，怎么排解苦楚呢？’你有什么伤心事，可以向娘说啊，和娘聊聊天，说不定能开心点……”

余林还是缄默着。

“唉，你现在可别再做傻事了，空留娘一个人在这里伤心了……唉，以前也是娘不对，现在娘老了，事少了，经验多了，做得快了，有时间陪你了，娘一定好好陪你……”

余林突然咳嗽起来，呛住了，护工连忙站起来，拉过餐车，熟练地从中拿出一个碗，盛满一碗汤，小心翼翼地端到余林面前，让他喝下去。

护工看着他，眼中的光芒温和着，一边问着烫不烫，一边再盛出一碗放在桌上，坐下来，暖笑着，静静地等待着余林喝完汤，递上筷子。

余林盯着逐渐现底的汤碗，他的视线被这金属碗底四处反射着，不知在想些什么。